

惊闻商丘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离休干部李广瑞同志于7月2日仙逝，心中凄然，不胜悲伤，眼前总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李广瑞是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是位可敬的阳光老人，曾为《商丘日报》的早期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他的下属，我曾有幸近距离地聆听过他的谆谆教诲，感受过他的宽厚仁慈、和蔼可亲的长者之风，领略过他的向上向善的人格魅力。尤其是他在离休后的30余年里，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生活得充实、高雅，潇洒地绘就了人生第二春的绚丽画卷，令人终生难以忘怀。

意难忘，他那积极而乐观的人生态度。他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树立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理念，绝无“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自认为身体状况尚好，晚年时光决不能虚度。于是，他制订了离休生活守则：腿常迈，口常开，心常乐，读不停，笔不辍。他还编了一首顺口溜：“老汉自号乐天叟，东海南山交朋友。性命双修步不停，松柏常青水流长。”他每天起居有节，活动有序，练身体，读书报，写东西，看电视，丰富多彩，从未间断。他还养成了自我按摩的好习惯，每天睡觉前与起床后各一个小时。如此养生，动静结合，有张有弛，整天充盈着精气神。

意难忘，他那爱好读书、学而不厌的精神。按常理说，已届耄耋之年，又知识渊博，还读哪门子书啊？可他有自知之明，为搞商丘地域文化研究，深感知识不足，便千方百计地买书、借书，如饥似渴

哀思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深切怀念李广瑞同志

□ 杨石

地阅读。什么《四书集注》《史记》《国语》《庄子》等古书，什么王国维、郭沫若、张光直、张岱年等大家的史学专著，什么造律台遗址、三里堆遗址、堉城遗址、心闷寺遗址等考古材料，他都反复阅读，还摘录重点内容，写读后感。他的读书笔记积累起来有23本，达30余万字。真乃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

意难忘，他那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情怀。他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善于思考，有感而发地撰写时政文章20多篇，十七八万字。20世纪90年代，在东欧和苏联剧变之后，他便针对国内一些人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疑虑或动摇的情况，撰写了《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文章，有理有据地歌颂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鲜明地表达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仰。此文被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评为一等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他针对一些人理想淡

化的情况，撰写了《60年沧桑巨变60年自强不息》的长文，热情地讴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歌颂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此文被指定在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召开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紀念会上宣读，之后被全文发表在《炎黄天地》杂志上。

意难忘，他那钟爱商丘、勇于探索的品格。出生于山东定陶县的他，自觉把商丘当成了第二故乡，孜孜不倦地投入到商丘地域文化的研究。在商宋文化的研究上，他突出了三个重点：一是商族自先商、商代至宋国长达18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二是采取古代文献与考古文化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商族起源和成汤都毫的地望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论述；三是大量的文献为依据，探索华夏圣贤文化的直接根源和深层根源，阐述儒道墨三大学派，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四位圣人，《诗》

《书》《礼》《易》《乐》《春秋》《论语》《道德经》《南华经》《墨经》等10部经典，皆出于商丘及周边地区的观点，其浓缩语“三大学派、四位圣人、10部经典皆出于商丘”，是他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提炼出来的，其痴迷程度令人动容。他不迷信权威，不唯书本，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涉及的殷商文化的诸多悬念，都非常审慎地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并加以解读。2018年，出版了23万多字的《商宋文化》。

意难忘，他那对生活新时尚的追求。他不仅乐于读万卷书，还乐于行万里路，兴趣盎然地观光了北戴河、秦皇岛、海南、深圳、香港、台湾等地的风景名胜，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约10万字的游记，展示了亲近大自然、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情怀。

意难忘，他暮年出彩，实至名归。2015年，他受到中共商丘市委组织部和市老干部局的表彰，荣获商丘市“余热生辉。老有所为”年度人物称号；2016年10月7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等省领导，在时任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等同志陪同下，来到商丘日报社家属院慰问李广瑞。他幸福满满，即兴赋诗《双节有感》：“一年一度重阳/今岁重阳分外香/省委领导来探问/合家四世尽欢畅/一年一度重阳到/万里江山处处娇/中原崛起河南兴/亿万人民仰天笑。”

深情缅怀，哀思绵绵。我由衷地赞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广瑞同志，您走了，人犹在啊！

史海

范仲淹保卫延安

□ 张存元

多年前，在山东青州市旅游时，看到“范公亭”前有一座石碑，碑文是冯玉祥将军1934年题写的一副对联：“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优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碑联高度评价了范仲淹镇守边关抵御虏骑的军事才华。

我知道，范仲淹（989—1052年）出身官宦之家，江苏苏州人，是北宋应天府（今商丘市）天庆书院的高才生，学业期满后考中进士，一生累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为宋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我还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流传千古的美文《岳阳楼记》，为我们留下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政治财富。然而，对于冯将军所说“兵甲富胸中”，使横飞的“虏骑”胆战心寒的军事才华，笔者不甚了了。后来，一次延安之行，亲历了范仲淹镇守边关延州（今延安市）御敌西夏时遗存的文物和有关史料，深感他那杰出的军事战略战术，着实让人感佩。

危难受命，镇守延州御敌西夏，是范仲淹杰出军事才华的最大亮点。史载，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国王李元昊亲率千军万马入侵大宋延州边境，攻占保安（今陕西志丹县）后，直抵延州城。镇守延安路的主帅范雍令刘平、石元孙两位将军率部迎敌，结果被西夏重兵围歼在三川口，西夏大军乘胜直逼延州城下。

延州危在旦夕，边防主帅范雍无能，致使宋廷重新调整了镇守陕西的军政指挥机构，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为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加职龙图阁直学士，接替范雍主政延安路（治所在延州）。这一年范仲淹已52岁，自27岁考中进士步入朝廷，至现在贬任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已是“三起三落”了。这已是第四次起用他到最危难的延州任职御敌了，若放在那些爱斤斤计较的官员身上，肯定牢骚满腹，会以种种借口而拜辞。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不但没有说“不”，而且到任后还上书朝廷，自请兼任无人敢上任的延州知州，这凸显他“以天下为己任”的高风亮节。

作为深谙“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道理的范仲淹，面对宋军被动挨打，溃不成军的残局，上任伊始，便踏遍延州的黄土高坡，深入军营、山寨和前沿阵地，认真调查敌我双方深层次的军队状况，最终制定出了“积极防御、伺机突袭”为主导的战略战术和一系列强军固边的具体措施。

首先，改革军队编制、严格军训军纪，增强实战能力。以前，朝廷规定每一路的军队官阶分三级：总管、钤辖、都监。有了战事，官小的都先行出阵御敌，官大的钤辖、总管依次率部殿后。范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宋史·范仲淹传》）。于是，范仲淹对旧的军队编制和遣兵作战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他全面检阅州兵，淘汰老弱军人，将筛选出的两万精兵编成6支部队，分派6位都监统领。遇有战事，根据敌情灵活派遣，作战时相互策应。同时，范仲淹亲自挑选12位指挥使分属6支队伍，专门负责军训工作。每一营挑选25名勇士担任教头，一个教头负责10位士兵的训练。延州军旅经过改制和整顿训练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提升。

其次，抢修城寨，巩固阵地。延州北部东西400里，城寨被毁，藩篱尽失，致使延州成为孤悬于敌阵前的一座危城。于是，范仲淹选派精兵强将和地方上的能工巧匠，快速修复被毁城寨及御敌工事。先后派种世衡、狄青、张亢等6位强将，率部抢修和新建金明、万安、清润等数十座城寨。西夏军队当然不会让宋军在眼皮底下筑城修寨，不断进行偷袭干扰。为保证工程顺利进展，范仲淹派兵两支，主动攻击敌军阵地，一举摧毁西夏境内十余处营寨，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大大缓解了筑城的外部压力。这样，一座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被毁城寨，很快矗立在敌人阵前，成为御敌和进攻的桥头堡。

再次，加强民政治理，确保军需物资供应。范仲淹感到军需物资匮乏是制约延州军旅战斗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北宋与西夏战争爆发之初，朝廷把巨大的军费开支都摊派到当地百姓的头上，再加上犯边敌军的抢掠，百姓不堪忍受而大批逃亡，结果弄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税源锐减，军需物资供应十分困难。范仲淹上任后，立即发布命令，罢除一切额外苛刻的赋役，要求当地官府保护好逃亡人家的田地和家园，设法招抚百姓归家生产。为了保证粮草供应，他还制定一系列鼓励驻军“大兴屯田”、官兵“安家戍边”等发展生产的政策。

范仲淹镇守延州仅一年时间，使延州变成了物资丰富、民安居乐业、驻军兵强马壮、壁垒森严的金城汤池。据说，西夏军营曾相互告诫：“不要再打延州的主意了，今天的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以前的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自此，西夏军队再也不敢越延州一步。范仲淹的用兵之道，可谓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

行走在今天的延安大地上，随处可见范仲淹镇守边关的踪迹。在宝塔山上，雕刻着他亲笔题写的“嘉岭山”三个大字，峰顶有他当年修建的观察敌情的“摘星楼”遗址，山下有他开凿的“范公井”。在凤凰山上，有他为守城屯兵修建的“镇西楼”遗址和残碑。在清凉山上，有延州百姓修建的范公祠，内有范公身着戎装相貌威严的彩塑。范公祠历经沧桑，屡毁屡修，香火不断……这一切都力证着千古名臣范仲淹镇守延州的杰出军事才华和造福百姓的丰功伟绩。

白云禅寺的钟声

□ 李 宁

自始至终，白云禅寺的钟声	而这里，佛祖无言 莲花座上，已成为虔诚的象征 当双手合十，或匍匐在地
总在不经意间 撞破乡村的黎明	
放生池里，跌宕起伏的夏日	超乎现实的想象 想必，比露珠还轻
和一声又一声蝉鸣 一褶皱，耽于惆怅悲	讶异于世俗与流逝的
伤时的清静	光阴
风吹过八千里 八千里的青纱帐哟	云起处，一炷柱若即若离的沉香
冲锋陷阵，浪奔潮涌	钟情于此，细述四季的分明
触摸着古寺的任性 如同菡萏是荷花的别称	和一个个传说的神圣 给远方的你，燃起一堆篝火
脚步放缓，生怕稍不留神	荡漾至极至真至善的心灵
把远古生锈的历史触碰	
从远古至今，玛尼堆的石头	徘徊在白云禅寺的钟声 自始至终，都在缝补陈年的阵痛
用一双慧眼 指引人们锦绣的前程	



河之殇

□ 刘韶光

这条河曾远离都市 清澈的河水惬意流淌 像无忧无虑的少年少女 编织着青春的懵懂	共振出一座座高楼大厦 崭新的桥梁闪烁着霓虹 连接着一座座城市的繁华
河边的村庄静幽 没有树冠遮阳 鱼虾悠闲地在水中畅游 各种鸟儿在河边嬉戏、栖息	各种车辆碾压着曾经的宁静 车水马龙昭示生活的拥挤
不同的季节流淌着不一样的风景 河上的桥简陋纯朴 穿梭于两岸的脚步从容有序	古老的河 沧桑在无奈中承受着匆忙 任凭昔日的清婉随风飘荡……
很少有人踩踏出华丽的篇章	我感叹于这条河的魅力 惋惜属于这条河的阴晴圆缺
如今城市的发展 改变了这条河的命运 机械的轰鸣喧嚣着白天黑夜	拼命追忆曾经的安详 幻想着日子如昨 欢乐如昨

黏稠的夏日

□ 路来森

夏日的季节特征，似乎只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黏稠，一切都是那样的浓郁、厚重，仿佛搅也搅不动。

晴好的天气，太阳悬空而挂，那样的低，仿佛就在头顶上。火辣辣的阳光照射下来，炙烤着地面上所有的生命，满世界都在霍霍燃烧。你不敢抬头望天，阳光的毒热会灼伤你的双眼。空气中，蒸腾着滚烫的热气，每一个角落都在作烘烘的火响，沉闷的、阴郁的，一切都无处逃逸。

牲畜不再奔腾、奔跑，而是大多蜷缩在一角，张着大口呼吸喘着粗气。一条狗，夹着尾巴，从大街上蔫蔫而过；一头猪，钻进一堆泥浆里，蠕蠕而动；一只鸡，站在一片绿荫下，耷拉着脑袋……鸟儿的叫声，也不再清脆嘹亮，变得低迷而沉闷，好似炎热灼伤了它的喉舌；人，则在四处寻找着绿荫，一旦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便坐下来，手中的芭蕉扇不停地扇着，却仍然阻挡不住汗液的流淌。每一根毛孔都在流汗，汗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迷离了人的双眼，仿佛这个世界也变得迷离堂皇起来。

汗水浸透了衣服，用手拉一拉，扯一扯，希望能有点风吹过来。可是，一阵风过了，汗水还是在不停地流

出，不停地溢出……整个人被汗水凝结成了黏稠的一团，像一块正在被蒸熟的糕点。

盼望着一场雨吧，好驱赶这一场场的炎热。俗语曰：“夏日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可有时候，天就偏偏不变。云彩在一堆堆堆积，厚厚的云挤满天空，雨却总是下不来。堆积的云彩反倒使天空愈加闷热了，空气仿佛停止了它的流动，大地变成了一口闷笼。人变得急躁而易暴，仿佛胸中积郁了一腔的怒火，却总找不到一处发泄的地方，只好抬头看看天。然而，得到的却是一脸的失望和一腔的郁闷。天上，云还是云，雨却总也落不下来。

进入晚间，总该下雨了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静静地听着，希望听到户外落雨的雨点声。可雨点没有，只是听到了遥远处传来的一声闷雷，很遥远，很沉寂，似乎在努力挣扎着……那种闷雷的挣扎声，愈是加剧了人的焦灼之情，对人形成一种期盼的煎熬……

霹雳一声，一个炸雷在窗前响起，一场雨，终于落下来了。天气清凉了，可雨却又落个不停，常常会一连落上好几天。大雨倾盆，周围的一切就变得湿淋淋的，照样是一种黏稠的感觉……

不过，夏天里也有一种黏稠是可人的，就是那种黏稠的绿。

不管怎样，夏天的雨水总还是多的，温度又高，所以，夏季里无处不绿。田野，是一望无际的绿，浩瀚如海洋，波涛汹涌的气势，悦目而惊人。而且，那种绿是多么的浓郁而厚重啊！绿，似乎不是在散溢，而是在流淌，黏稠的绿液在每一片叶子上流淌，流淌出一种生命勃发的气象，流淌出一份汪洋恣肆的生机。

这是夏日里最美的一种黏稠，让人欢喜，让人爱。

丁福的混沌青春

□ 陈海峰

会上声明，学生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特别强调，没事别往一楼去。

虽然老莫给学生门反复强调，可焦书奎和丁福在食堂吃饭时，身边总会围着一群女学生，二人嘴里说的话可比盘子里的菜丰盛多了。

说得最多的当然是筹拍电影的事。有时候说着说着，焦书奎用手一指：“我看你的形象，可以演剧本中的一个老师。”

被点到的女生激动得脸都红了：“焦老师，这个电影啥时候拍？俺真的能演吗？”

“能，一个配角嘛，我看就是你了！”

这时候，焦书奎像个好莱坞的大牌导演，说出的话斩钉截铁。

丁福只是呵呵地笑着，心想：“焦老师长得一副憨厚相，从他嘴里说出的话，学生们可能深信不疑呢。”

食堂毕竟是公共场合，嘴里说得再热闹，也都是不避人眼的大路话，真正危险的地方是一楼。虽然老莫把一楼划

成了禁区，但大楼没有电梯，总不能挡住女生们从一楼上楼梯吧？何况，老莫不禁还罢，这一禁，更让一楼充满了神秘感，女生们上楼梯，总忍不住偷瞥一眼，也就是这瞥一眼一视的过程中，故事发生了。

初夏的一天，深夜十一点多。

丁福正坐在床上看书，突然听到有轻微的敲门声。丁福以为是为焦书奎，下床开门时，吃了一惊。

夏嫣然提着一个大包进来了，丁福一时手忙脚乱，接过包裹，赶紧让座。夏嫣然用手指比画一下，发出“嘘”的一声，意思是不要大声说话。

她坐在藤椅上说：“宿舍里的人睡得沉，我睡不着，想来你这听听歌，不会打扰你吧？”

“会不会。”丁福急忙说。

简直是仙女下凡，夏嫣然穿一件天蓝色带白色蕾丝的睡衣，披着一件外套，长发扎成两束，搭在前胸，一股少女特有的馨香瞬间溢满全屋。那一刻，丁福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

住所简陋，房内只有一床一桌一椅，夏嫣然坐在藤椅上，丁福只好坐在床上。

要知道，他们平时从没说说话，演出是焦书奎联系的，平时学生们众星捧月般捧着的，也是焦书奎，丁福只是配角。再加上老莫严防死守，丁福也不敢有任何造次，这个深夜夏嫣然的突然造访，让丁福措手不及。

夏嫣然倒像一个串门的熟老人，先从包内取出一个录音机和一台磁带，又掏出一堆零食放在书桌上。她打开一包鱼皮花生，捏一颗扔进嘴里吃着，又抓了一把递到丁福手中：“天晚了，你饿了吧？吃点夜宵，咱们有精神唱歌。”

丁福第一次吃到这么香甜的食物。他在老家过年吃炒花生，可这鱼皮花生，吃起来却是另一种味道，酥、香、甜，何况过了夏嫣然的手，更是令人回味无穷。

“你喜欢谁的？这里有张书友、童安格、刘德华的专辑，还有毛宁的。”夏嫣然问。

“听童安格的吧。”丁福说。

（未完待续）